

〔法〕皮埃爾·布爾著

情报战



群众出版社

情 报 战

〔法〕皮埃尔·诺尔 著
袁明 杨振亚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Mes camarades

sont morts

la guerre du

renseignement

本书根据法国J'ai lu
出版社1965年版本译出

情 报 战

〔法〕皮埃尔·诺尔 著

袁 明 杨振亚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30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67·350 定价: 2.40元

ISBN7-5014-0095-4/D·60

印数: 00001—13200册

内 容 提 要

法国著名情报专家和间谍小说家皮埃尔·诺尔用纪实的方法，写下了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情报战》和《反间谍战》就是其中的姊妹篇。

《情报战》介绍了法国情报专家拉福雷少校在二次大战中以“房产公司”经理的身份为掩护，组织起了法国的情报网，与盖世太保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本书通过曲折生动的事实描写了那些平凡的人们是怎样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赢得了和平和自由。在这场战争中，拉福雷的朋友和战友们几乎全部牺牲，作者写此书以表对他们的哀思，并驳斥那些认为在二次大战中小人物起不了作用的谬论。

本书曾获法国真理文学奖，并被列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重点丛书，还被美国特种战争学校采用作为专业教材。

前 言

公众对这部著作第一卷^①所表示的欢迎态度鼓励我现在抖起胆子将我撰写这部著作的初衷和盘托出。其中促使我著书立说的一个因由，也是主要的因由，我原先并不敢理直气壮地直言不讳，尽管我的内心冲动不已。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有人使尽浑身的解数来抵毁和玷污对抵抗运动的回忆。然而，我却自告奋勇来彻底阐明这场斗争在军事上的丰功伟绩，我的战友们几乎都在这场斗争中牺牲了。面对我的任务，我感到自己渺小而又软弱。

有一句话气得我火冒三丈。这就是：“你们那个抵抗运动，它起过什么作用？它使多少正直的人们死于非命。可它有没有使解放的日子提前，哪怕只有一天呀？”

首先，这只不过是那些人——权且叫他们逍遥派吧——不负责任提出来的问题，含沙射影，嘀嘀咕咕，因为在大战五年中，他们锦衣玉食，高枕无忧，战后有必要寻找借口来为自己开脱。这个问题还隐隐约约表现出庸人哲学。他们向我们问罪的时候，叵测用心溢于言表。显而易见，他们希望我们自我否定！

可是，当另外一些人，一些与德寇同流合污的人，感到

^① 这部著作原名为《我的同志们牺牲了》，分上下两卷，上卷名曰《情报战》，已由群众出版社翻译出版，本书是下卷，《情报战》的续编。——译者注

肃奸^①风势减弱，暴风骤雨已经过去，他们自以为逃脱了灾难，那种抵毁抵抗运动的论调顿时甚嚣尘上，阴险奸诈的问题旧话重提，冷嘲热讽中多少带有挑衅的味道。旧恨新仇有时咄咄逼人。而我们呢，我们却口若寒蝉，左右为难，惊慌失措。思前想后，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

过了几个月，那厚颜无耻的问题竟成了社交议论、公开辩论、偷偷散发的匿名小册子的主要话题。几年了，这些话题挂在人们的嘴上，登堂入室，活跃在一些著作的字里行间，这些著作堂而皇之都冠以作者和出版商的身分，在大大小小五千家销售网点上招摇过市，法国各家书店的橱窗上琳琅满目，比比皆是，比比皆是！

我承认，我和我的幸存的战友们事先没有看出这股反抗运动与利益相混合的潮流是怎样涌出和泛滥起来的。直到他们嘲笑、辱骂甚至威胁到我们时，我们才渐渐地醒悟过来。这是因为从整体来说，我们是从零开始来重建我们的生活的。我们和那些死去的战友当时加入抵抗运动，就象教那样神圣。

传说解放后，抵抗运动战士们曾贪婪地瓜分“一盘黄油”。有人对我这么说，许久我都未曾介意，听之任之。我总觉得，在一个人类群体内部，当一些人把另一些人赶下台之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人心惶惶在所难免，对眼下发生的事情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一方面出于民族感情，另一方面出于对盟军胜利的称道而褒新贬旧，支持了新班人马。再说，我所属的抵抗组织，并没有参与瓜分官位，

① 指1944年法国解放时进行的一场肃清法奸的运动。——译者注

即使有人封官许愿，也不对此寄以厚望。

坦率地说，我觉得，1944年年底，确实看到一些年轻人身居文职或军职高位，但表现得才能有限。那又怎么样？至少，他们大部分人不是靠耍政治手腕或凭一张党票混上去的，即便他们曾是一个秘密社团的成员，与其说这种社团是互救会，倒不如说是共同冒险的团体。我和我的战友们，在军队里，所作所为正是从大局利益出发，直到德国被打败为止。

不论是谁，都休想在我的情报网中找到这样一个人，他会得到新政的保护和资助，得以在1945年改换门庭改善一下职业，或者哪怕是在原先的职务上晋升一级，如果他在在行政机关工作的话。即使我们中间的职业军人确有少数人得以晋升一级，不管是哪级军衔，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老老实实在兵营的大院里，未能取得一级的进展。我心中有数，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军衔不是从准尉开始，而是从上校开始。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纯属情面照顾。毫无疑问，要是真的领他们看看一个团的规模，也就是一个上校应带的兵力，而且是在驻地按兵不动的情况下，那他们也会自惭形秽地一走了之。

就这样，我们成天忙于重建生活，被工作和个人忧虑拖累得精疲力竭。一点不假！我们在考虑我们自己。请原谅我们吧。我们比起别人来，已经落后了五年时间。以至于，我们一个个自顾不暇，或者说，我们压根儿无心介入公务生活。

说真的，我恐怕在这篇告读者的序言中喋喋不休地讲“我”这样，“我”那样，“我们”又是如何如何。但这仅

仅是考虑再三，权衡利弊，完全是为了担负起我自己的责任。

晚上，我们从没有闲暇出门，也没有工夫走亲访友，也找不到空隙看书读报。我忙得不亦乐乎。不久前我曾帮助一位战前的同志出了监狱：“他可是一个好人，一个法国良民。”我想，我登门拜访会使他得到安慰，会使他重新振作起来，投入新的生活中去。于是，我去了。在整个战争期间，出于某种原因，我一直留在法国本土，因此，对伦敦战友的成见，绝不敢一一苟同。我不完全赞同他们对问题的提法，派系和政治上的分野。我始终认为，战后法国在政治上人为地重新组合的过程中，人们都犯有错误；倘若投靠戴高乐将军的爱国者不只是十来个人的话，戴高乐将军也许会收留他们；但是，相反，在伦敦，所谓欢迎浪子回头的无稽之谈有点太过分了。

总而言之，那些告密者、叛徒和特务，不论他们如何对我张牙舞爪，还是对我笑容可掬，都没有使我晕头转向；而对那些受骗上当的好心人，则总是宽大为怀，张开双臂欢迎。唯一的条件就是要他们承认他们错了，或者，干脆不提往事也行。而对未来，是不乏谅解的余地的。

这就是我对遇到的某些人所说的话，但并没有提上述条件，因为我好与人为善，而且我觉得条件是不言而喻的，我已经知道他们都受到了清洗。我之所以与他们说这番话，是因为他们自己不知趣，非逼我说不可。而我，一旦偷闲出来，本就想好好开开心。我心^之地过于善良，简直就象一只小羊羔，甚至有人扑向我，我还要请人家原谅我。以什么名义，崇高的上帝？在和平时期，我顶多是个中校，怎么在非

常时期捞了一个上校？我并不稀罕这流星般的晋升！不久前，我不是已经离开了军队吗？还要怎么样？

因此，我坦坦荡荡，自在得很。

此后不久，我又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社交场合抛头露面。我坐到酒吧间附近一个沙龙的角落里，感到很不自在，因为几年来，我难得有开心的时候。就在我身边，我猛然听到那句使我深恶痛绝、抱有怀疑态度的话，寡廉鲜耻，卑鄙下流，劣迹昭著为人所不齿。

“你们的抵抗运动，它使多少正直的人们死于非命，而且……”

说这话，是那样直言不讳，毫不拐弯抹角，我请您相信！天地可以作证！一种多么肯定，多么明确，多么响亮的复仇叫嚣！

话是冲着我的一位战友说的，几年来，他这是第一次忍无可忍与那人争了起来。他不善言辞。我挺身而出干涉。

我们心自问：“下一个世纪的法国子孙们，在他们时代的法国历史教科书中，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章有关法国《抵抗运动的作用》一节时，会有什么收获呢？”

从现在的情况看发展，也许到时只是出于礼貌，对抵抗运动“脱幅”表示一下敬意而已。作为历史学家，学者，或教育家他们将拿出什么东西来证明抵抗运动与那种多少带有自由色彩的我行我素的政治立场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又能拿出什么东西来证明抵抗运动与1870年式的义勇军的兴起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又能拿出什么东西来证明抵抗运动为盟军的胜利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他们又能拿出什么办法来劝导人们研究研究产生抵抗运动的条件和规律以及可能再产生抵

抗运动的条件和规律？的确，这些问题多么值得深思。

“直到现在，”我心里想，“人们并没有为历史学家提供多少象样的第一手材料。艾森豪威尔关于1944年战役的最后报告中，曾有两次分别用十几二十行文字提到过，但人们还差点以为是外交礼仪中的外交辞令呢。军史资料室编的几本小册子发行量也太有限了。一些回忆录虽然激情洋溢，但从未提及抵抗运动的成就，也缺乏细节。这样，就无法驳斥敌视的公众舆论。”

当务之急，我想，是要挺身反击这股舆论潮流。这一点，我可以试一试。

我在那一卷卷、一宗宗历史档案中，找到了有关我们过去开展的并取得胜利的历次战斗的情况，其中有一次战斗，而且是最熟悉的情报战，有关部分的事实、数据、原因、后果和总结尤为珍贵。有根有据，铁证如山，毋庸置疑。我不过从中抽出一定数量的材料，加以评注整理，使之前后贯通。这个角色虽然微不足道，但却得到素昧平生的公众的赞许和鼓励，因此，我可以说我没有白费时间。

皮埃尔·诺尔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皮埃尔·诺尔(1900—)是法国著名情报专家和间谍小说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在法军情报局二局工作，原名布鲁雅尔上校。大战期间，他转入地下，在法国抵抗运动的核心情报部门担任要职，亲身参加了惊心动魄的对德情报战和反间谍战，与战友们一道为盟军的最后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的战友们在这场严酷的情报战中大都牺牲了。但他们的英雄业绩战后在社会上尚鲜为人知，甚至不时遭到一些人的非难。皮埃尔·诺尔作为情报战的幸存者，认为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战友们流血牺牲所献身的事业，于是奋笔疾书，一连写了《情报战》和《反间谍战》两部纪实文学著作，总名为《我的同志们牺牲了》。由于这两部书真实生动地记载了法国抵抗运动情报网对盟军军事胜利的丰功伟绩，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于1947年获法国真理文学奖，并列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丛书重点书目，还被美国特种战争学校采用作为专业教材。

《情报战》介绍了法国著名情报专家拉福雷少校化名沃蒂埃，以“房产公司”经理身份作掩护，组织起法国东北部的情报中心，与盖世太保进行了机智、勇敢、顽强而又卓有成效的斗争，为盟军获取了许多宝贵情报。与此同时，原法军参谋部任要职的拉加尔德和巴尔丹上校积极与盟军联系，创建了法国军队抵抗组织情报局，利用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刺探德军实力，防区兵力部署，作战意图与战略战术等绝密

情报。全书用事实说话，又能上升到理论加以总结，且不乏曲折生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兼有认识、参考、研究和文学欣赏的价值。译者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1985年11月27日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当家作主的反间谍工作·····	(1)
——1941至1944年在北非的反间谍战	
第一节 反间谍的要义·····	(1)
第二节 1941年底北非的反间谍问题·····	(5)
第三节 1941至1942年防范性反间谍任务的 实施·····	(10)
第四节 1942年反间谍进攻性任务的实施·····	(20)
第五节 反间谍与政治·····	(29)
第六节 反间谍与战争指导·····	(32)
第二章 敌占区的反间谍基本做法·····	(35)
——打入所谓“镇压反国家阴谋局”	
第一节 法国被占领后的反间谍问题·····	(35)
第二节 打入敌人的核心组织困难与挫折·····	(38)
第三节 打入敌人的核心组织成功与成就·····	(51)
第四节 收买一名双重间谍放长线钓大鱼·····	(60)
第五节 争取一名双重间谍失败及其原因·····	(74)
第三章 德国反间谍机关看法国抵抗运动一个月···	(104)
(1944年 3 月)	

第一节	德国情报组织看1944年的法国形势·····	(104)
第二节	1944年3月总结·····	(113)
	——根据驻法国军事指挥官司令部的报告	
第三节	1944年3月法国抵抗运动实际战果·····	(134)
第四节	抵抗运动的潜在战果·····	(140)
第五节	从反间谍角度看所获文件的重要意义···	(151)
第四章	反间谍的“妙计”——“毒化”·····	(153)
第一节	德军参谋部谈盟军双重间谍工作·····	(155)
第二节	双重间谍·····	(162)
第三节	法国反间谍机构在大战期间对双重 间谍的使用·····	(167)
第四节	登陆战准备期间盟军情报部门采取 的毒化行动·····	(177)
第五节	身不由己的双重间谍·····	(182)
第五章	防毒化·····	(208)
第一节	1941至1942年间反敌双重间谍的斗 争·····	(211)
第二节	1943至1944年马赛老反间谍人员与 敌双重间谍的斗争·····	(219)
第三节	“毒化”摧毁了新“房产公司”·····	(242)
第四节	意大利喜剧·····	(251)
第六章	普罗旺斯登陆战成功探源·····	(266)
	——约瑟夫上校(别名“费索”)的使命	
第一节	直接联络的必要性·····	(266)
第二节	“内地军”某部出师不利·····	(268)
第三节	约瑟夫上校的首次联络使命·····	(276)

第四节	连连受挫·····	(294)
第五节	阿尔卑斯山区发动起义·····	(298)
第六节	“费索”上校的二次联络使命·····	(313)
第七节	“费索”使命的结局·····	(320)
第七章	诺曼底登陆战胜利探源·····	(324)
第一节	德军总参谋部谈盟军诺曼底登陆 战胜利的原因·····	(324)
第二节	一位深居简出的孤身情报员·····	(326)

第一章

当家作主的反间谍工作

——1941至1944在北非的反间谍战

第一节 反间谍的要义

倘若向一百位精明而富有教养的法国人提问：“什么是反间谍？”九十九人会回答：“唔……当然是抓间谍喽，那还用说！”回答错误之大，犹如把数学的定义说成是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一样。抓敌特只不过是反间谍工作的表面，可以说是最简单最粗糙，甚至是最拙笨最无效的。反间谍的目标比这重要得多，深远得多。它涉及：

1. 确保我战争意图和行动之秘密。

2. 保护我们自己的情报组织。

但这仍然是最简单的防范任务。必须看到，由于环境所迫，反间谍组织不得不表现出错综复杂和进攻性两种特点。

3. 协助情报局（S.R.）搜集敌人情报。

4. 欺骗敌人，实施“毒化计”^①。“毒化计”一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词汇，人们称之为“主词”。

^① 即反间、离间计。——译者注

现在，让我们把上述概念的内容一一详加阐述。

1. 在平时期一开始，就要防范敌人和外国情报机关的活动，不仅在军队中要防范，而且在工厂，在实验室，在行政机构都要防范。其实，一经宣战，或战局一开，胜负已定半局。我们事后才明白，因为我们是人。总之，要确保我方意图、战备和作战之秘密。从理论上讲，只要严守秘密，任凭敌人间谍来来往往又有何妨。健康的肌体可以防止微生物的侵蚀。这已经足以使我们懂得，追捕间谍特务是第二位的任务，而对间谍的防范工作比镇压间谍更为重要。

2. 在保护国家的工作中需要“掩盖”的活动中，受威胁最大的就是我们的情报局^①。它经常受到窥视和袭击，需要采取专门的防范措施。比如，要识破敌特不断对情报局施展的阴谋诡计，避免受骗上当。他们最高明的一着，就是与情报局拉关系，渗透进去谋取一官半职。这种频繁光顾十分危险，轻则造成情报被窃，重则酿成对敌人的意图与能力的全面错误的判断，招致意外和失败。这里，我们提出反间谍人员必须具备比机智、果断、细致和老练的一般品质更优秀的品质。因为对手不光是在惊险电影中看到的“二局”的老奸巨滑的小冒险家。他们至少是奥托·阿贝茨^②式的人物。我说“至少”，因为阿贝茨不论是披着大记者的外衣或是

① 法国抵抗运动情报局的活动在第一卷《情报战》中已作过详尽的介绍。主要提到“房产公司”和“埃勒戴尔”两个情报网，它们的骨干大都是爱国军官，专门搜集军事情况，并及时送到伦敦和阿尔及尔，使盟军得以了解德军的兵力部署情况，并派飞机轰炸，消灭了德国党卫队霍恩施陶芬装甲师。

② 奥托·阿贝茨（Otto Abetz，1903—1958），德国政客，战前披着记者外衣在法国鼓吹法西斯主义，1939年被驱逐出境。1940年6月法国沦陷后，他卷土重来，以希特勒德国驻法国大使的身分从事间谍活动。——译者注